

遵化鲁家峪、东新庄惨案

河北省政协文史办

一、鲁家峪惨案

鲁家峪位于遵化县城西南，在遵（化）、玉（田）、丰（润）三县接壤地带。所谓鲁家峪，包括东峪、西峪、北峪、龙宝峪、井峪、前山屯、鲁家峪大庄等7个自然村，加上一些分散的住户，号称“九沟十八峪”。这里群山耸立，地势险要，山上密林葱葱，山下沟壑纵横。在军事上，是宜于隐蔽的好地方。

这里革命势力发展较早，在1927年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1938年有130多人参加了冀东抗日大暴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和丰玉遵联合县政府等都相继设在这里，还建有兵工厂、被服厂、电台、报社等。鲁家峪当时成了冀东中部抗日领导中心。日伪军曾多次到鲁家峪“清剿”，都被八路军和民兵打败了。日军恼羞成怒，决定对鲁家峪人民进行毁灭性的“围剿”。

1941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九日），驻唐山日本侵略军副司令左纠集了遵化县城、王各庄、玉田的孟四朱官屯，丰润沙流河、三女河等地的日伪军1000多人，将鲁家峪四面包围。他们这次来势很凶，一是要寻找我军主力进行报复；二是要摧毁鲁家峪根据地的一切抗日设施；三是找出村干部，破坏抗日村政权。

敌人“围剿”前，我方曾得到敌人将要“清剿”的情报，党政人员和部队一面帮助驻地乡亲收藏物资，一面安排群众隐蔽。

然后，部队和青年报国队员就撤出了鲁家峪。

天近晌午，日伪军进了鲁家峪大庄。他们象一群恶狼砸门落锁，翻箱倒柜，从村内到村外，从山上到山下搜了个遍。藏在山沟里和附近洞子里的近千名百姓被逼出来，都被日伪军驱赶到该村虫王庙前的干河沟里。四周架起机枪，日伪军端着刺刀包围着人们。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米左带着一群特务、卫兵和1名翻译官来到人们面前，冲着人们说了几句，只听翻译说，“皇军是帮助你们消灭八路军、建立王道乐土的。说出谁是八路军，皇军有赏。”说着从人群中挑出一个妇女，逼着她在人群中认谁是八路军，要她走到八路面前点一下头，翻译官押着她走遍了人群，她也没点一下头。气得米左“啪！啪！”给了这个妇女两个耳光。接着就指挥日伪军对老百姓狠狠地打。日军和特务从人群中拉出30多人，棒打石头砸，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打得四脚伤残。还把两个农民按倒在雪地上，又踢又踩，逼问隐藏八路军的地点，任凭敌人怎么折磨，人们一句话也不说。

米左见这一招不行，就把男青壮年集中到一起，逼他们脱光衣服，逐个进行查看。还逼着赤身裸体的男人向妇女们走去，妇女谁要用手捂一下眼，就痛打一顿。日本侵略军把人们折磨了半天，也没有得到一点儿八路军和村干部的下落。

太阳偏西了，侵略者一无所获，又施出了放火烧光的伎俩。在米左指挥下，日伪军举着火把，见柴就点，见房就烧。不一会儿，鲁家峪大庄就成了一片火海。65岁的老人刘恩号原来藏在柴草里，柴草被点着火后，他跑了出来，又被日本侵略军逮住，把他捆在门板上，扔进火堆里，被烧成了焦炭。李贵祥的老母亲没有爬出房门就被烧死了。

大火整整烧了半天，天快黑时，日伪军才离开了鲁家峪。日军这次进剿，鲁家峪有9人被烧死，6人被烧伤，30人被打伤，

20多头大牲畜被烧死，1900多间房屋被烧毁，所有粮食、衣物被掠焚烧一空，人们衣食无着，无家可归。

到7月份，日伪军又分别在16日和19日，两次进剿鲁家峪。16日，进剿鲁家峪大庄把残存的房子和刚搭起来的窝棚又焚烧干净，还用毒瓦斯毒死了70多岁的老人刘继顺。7月19日敌人知道鲁家峪前街武装班长高万盛和后街武装班长李有凡在家，高万盛脸上有麻子，李有凡正给死去的母亲戴孝，所以敌人一进村就叫嚷：“逮住有麻子的和戴孝的。”戴孝的可以撕掉，而脸上的麻子无法改变。敌人把人们都集中起来，从中找出高万盛等七个脸上有麻子的人，进行严刑拷打，逼问谁是高万盛。不管鬼子怎么折磨，没有一个人说出高万盛。高万盛自己则装哑叭，怎么挨打，怎么受折磨，他都是哇啦哇啦叫，不说一句话。敌人这次进剿，没有辨认出高万盛和李有凡，却杀害了我8名无辜同胞。

1941年，日本侵略军三次进剿鲁家峪，有18名无辜百姓惨遭杀害。

鲁家峪人民尽管遭受残酷的烧杀和巨大的损失，但没有暴露一个隐藏抗日人员和抗战物资的山洞。敌人撤走后，抗日政府马上派人慰问鲁家峪的人民，帮助他们搭起简易窝棚，解决穿衣吃饭问题，使根据地很快恢复了生机。

1942年4月，由于一个八路军干部在玉田郭屯一带活动被捕叛变，日本侵略军得到了鲁家峪根据地的秘密。这次由日酋铃木启久亲自指挥，调集了驻唐山、丰润、玉田、遵化等地的日伪军几千人对鲁家峪进行了历时半月之久的空前大“扫荡”，使鲁家峪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在东峪村的东北沟底部有一座大山叫鸡冠山。这个山的半山腰山洞最多，其中有一个大洞叫狐仙洞，洞里还有小洞。大

洞能容二三百人，小洞能容几十人。这里住着八路军伤病员和卫生部保卫班战士共30多人。

4月16日，100多名日伪军在那个叛徒带领下，来到鸡冠山。他们见山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洞，断定这里一定藏着八路军和军用物资，于是就安营扎寨，分头到各洞找人找物。

一部分日伪军来到狐仙洞，在洞口一直等了3天，也没见动静。他们就派了1个人进洞探察虚实。这人一进洞，就被打了一枪。鬼子听到枪声，只知里边有人，但又不敢进去，就施放毒瓦斯，一直等到第5天，确信里边的人都被毒死，这群吃人的禽兽才离开了狐仙洞。狐仙洞里30多人全部遇难。

在狐仙洞下边，有一个洞叫水洞。那个叛徒带一队日本兵来到这里。日军队长让叛徒进洞看看有没有人，叛徒不敢进，但又没办法，只好壮着胆子一边喊一边往里慢慢地蹭。洞里有八路军战士叶奎和东峪村武工队长梁志民等人。叶奎在守卫在洞口，他见叛徒进了洞，便打了一枪，打伤了叛徒的胳膊。叛徒逃出洞口，日本队长高兴了，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伪，为皇军立了大功，皇军大大的有赏。”说完就命令日伪军向洞内施放毒瓦斯。

一股辛辣的毒气冲进洞里，呛得人透不过气来。洞里的干部、战士赶紧指挥人们用湿手巾捂上嘴，并让大家沉住气，坚持下去。有一部分群众实在受不了毒气的折磨，还是爬出了洞口。这些人刚一出洞口，就被日伪军捉住了，把他们集中起来审问。

日军队长拉出一个60多岁的老大娘，让她说，洞里有多少八路军。她回答说不知道，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敌人见从她嘴里得不到什么东西，就用刺刀把这个善良的老人杀害了。敌人又连续拷问了几个群众，都一无所获。日军队长一面命令把

这些人看管起来，一面命令继续往洞里施放毒瓦斯。一连3天向洞内放毒瓦斯十多次。敌人以为洞里的人都被熏死了，让伪军带路进洞检查，在洞内看到二十几具尸体和两条破枪，于是便放松了对洞口的监视。

被围困的第4天夜里，梁志民和叶奎见洞口没有一点儿动静，就商量趁敌人放松监视的机会，把洞里的群众转移出去。梁志民是当地人，地形熟，他就先出去探路。后半夜，梁志民探路回来，把洞里还活着的群众转移出去。

在北峪村影壁山周围的山洞里，隐藏着十几名村干部、报国队员和200多名伤病员。4月17日，日军包围了北峪村，20日开始搜山。洞里的村干部、报国队员轮流守在洞口，坚持了7天7夜。最后敌人用炮弹炸塌了洞口，里边大部分战士牺牲了，活着的也被逮往杀害。

在南山出口处，有一座不高的圆形孤山，名叫馒头山，山腰上也有许多山洞。这里隐藏着后勤部、武装部的机关干部和区小队战士、报国队员和附近群众200多人。

4月24日早晨，驻莲化据点的日军大队长渡边带领200多名日伪军封锁了馒头山上的各个洞口。日军上山时，从义五庄抓来两位老人，一个叫梁德善，一个叫庞永海。日军逼着他俩去挖一个堵着的洞口。两位老人不肯动手，伪军就用枪托打，用刺刀逼着去挖。两位老人大骂伪军丧尽天良，被日本侵略军挑死在洞前。

敌人不敢进洞，就一面守住洞口，一面往洞内施放毒瓦斯。几天过后，洞内粮水用完，群众受不住毒瓦斯的折磨，被逼了出来。冀东行署秘书林峰，冒险突围，刚出洞口，就中弹牺牲。区小队的杨德山，随着人群出了洞口，打死1名鬼子，就向山下滚去。不幸被树棵挡住，也中弹牺牲。王文龙、轩敬宜等几名

党政干部见突围无望，又不甘心当俘虏，就在洞内饮弹殉国。

据1956年曾到特别军事法庭作证的张俊金回忆：1942年4月20日，他和另外70多人被日军从山洞里逼出来，都被圈到北峪村张景深家的院子里，关在一个厢房里。4月21日，日军叫龙宝峪的报国队员李有章领着去找藏人的山洞。李有章领着鬼子到处转，哪里没人没物就把敌人往哪里领，结果什么也没找到。日军气急了，回来后把他打得浑身是血，又被架到屋里继续审问。在堂屋里李有章发现了张景存给日军杀猪的一把刀，抄起刀就向押送他的日本兵砍去。第一刀砍下了日军半个脸，又跑出去砍站岗的日军的肩膀。刀被肩胛夹住，一时抽不出来。李有章撒腿就跑，冲出院子，向金门山跑去，跑到一个坎子下边被敌人开枪打死了。这天晚上，一个姓金的翻译来到关押他们的房间，对他们说：“皇军说了，你们这里是匪区，今天竟有人砍死皇军，皇军非常恼火。今后这里不能再住人了，让你们到玉田县去种菜，有吃有喝还发工钱，谁愿意去就出来。”在他的欺骗下，有28个人出去了，还有4个小孩。他们全被串绑在一起。押到张景存家的白薯窖前，大人用刀砍死，小孩用铡刀铡死，尸体扔进白薯窖里。

第二天早晨，这个翻译又来到屋里对剩下的40多个人说：“昨天走的已到了玉田，今天你们都走。”这些人也被串绑起来向南走。给日本人做饭的张景存看到他二儿子和张俊金拴在一个绳扣上，就小声对他儿子说：“小二，注意，咱们白薯窖里死人不少，你可要小心。”

敌人把这些人押到鲁家峪刘万的房子前，把刘友正、李自胜、刘景有和张俊金等10人拉出来，押到房后的白薯窖前，让赵三挑来一担水，又找来一个板凳。先把张小二拉到窖前，脸朝窖口，按在凳子上，蒙上眼睛。鬼子抽出洋刀，沾一下凉水，

一刀就把张小二的脑袋砍下来了，尸体立即掉进窖里。第二个就是张俊金。他一看事不好，撒腿就跑，刚跑了几步就让鬼子给抓了回来。敌人把他按在凳子上，被蒙上眼睛。他穿的棉袄领子长，趁鬼子掀袄领子的时候，他一口咬住了日军的手指头，疼得日本兵直叫。旁边一个鬼子一脚把他踢下窖去，随后又向窖里打了两枪，所幸未被打中要害。等敌人走后才被乡亲们救上来。

这次大屠杀，从4月16日一直到5月2日，整整16天的时间，鲁家峪的人民遭受了重大的牺牲和损失。

从1941年1月以后的几年之内，鲁家峪前后7次惨遭日军围剿烧杀。我抗日军民810多人被杀害，房子烧了盖，盖了烧，累计被烧毁四千多间，损失物资难以数计。

二、东新庄惨案

东新庄是河北省遵化县的一个小村庄。1942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制造了一起惨案。

东新庄是一个抗日斗争很活跃的村庄，群众基础较好。当时的抗日政府有时就在村里的堡垒户召开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策略。

1942年10月22日清晨，人们还在睡梦中被突然的枪声和狗叫声惊醒，接着听到各处的砸门声和叫骂声。人们这才知道日伪军进村了。大家事先没有准备，全被堵在家里。日伪军把各家各户的老老小小都从家中撵出来，赶到大庙西侧的广场上。

广场的东面是一口水井，这口井的井台凸出地面有半人高；广场的西面是一个打制农具的烘炉，北面是一个院子。

侵略者让村里人都在水井的北面朝南站着。这时只见日军小队长常昭站到井台上，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你们这个村

共产党、八路军的有？说出来，大大的良民。”开始，人们没吭声。过了一会儿，有人说了一句：“我们都是百姓，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别人也有的附和着。常昭一听，鬼脸往下一沉，朝日本兵叽哩哇啦地说了几句。不久两个日本兵拉来一具尸体。大家一看都惊呆了，原来是抗日政府区长徐志，他已经牺牲了。人们悲愤地低下头。常昭见人们沉默不语，就从人群中拉出来5个年轻人，逼问他们：“到底有没有？不说死了死了的！”“我们只知道种地收粮，别的什么也不知道。”5个人的话音刚落，常昭甩枪便打，5个小伙子当即被打死。常昭又让日本兵拉出曹万贵等10人，指着他们叫道：“不说的，同他们一样！”这10个人都怒视不语。常昭见状，就朝日本兵咕嘟了几句，日本兵把这10个人全扔进水井里，然后用炕席盖上进口，往井里施放毒瓦斯。10个人全被熏死。常昭又从人群中抓出张文元，瞪圆了布满血丝的三角眼喝道：“说不说？”“我什么也不知道，让我说什么？”常昭听完，马上从烘炉里拿出烧红的烙铁往张文元的脸上烙，一边烙一边逼问：“你的快说，不说死了死了的！”张文元身受酷刑一言不发。他被日军连烧带烙，活活被折磨死了。

常昭见搞了半天没有捞到东西，便逼着几个人在井南面挖了一个大坑，从人群中拉出17个人，让他们站到坑边上，一个挨一个地杀。柳宪章是第14个被杀的。被杀前赤手空拳与敌人进行搏斗，曾三次甩开敌人要逃跑，但都没有跑成。第17人是王印宜。常昭先问他：“你的说不说？”他说：“我家有八路军的物资，我交出来。”常昭一听高兴了，立刻派了两个鬼子押着他去取。王印宜到了家故意磨蹭时间，想寻找机会逃跑，由于两个日军盯得太紧，一直也没有机会逃脱。王印宜就把家里的破衣服、破鞋袜拿出来给他们，说这就是八路军的東西。日军一看不对头，打了他两个嘴巴，又把他押回到广场的大坑边上。常

昭见自己受了骗，举刀就要砍。因为王印宣穿的是长领的夹衣，不好砍，常昭就让王印宣把衣领子掖进去。王印宣照常昭说的做了，把衣领子折了进去。常昭举刀要砍，王印宣把脖子一挺，衣领子又出来了。一连3次，都没砍成，王印宣这才死里逃生。日军一直杀到天黑，没有得到一点儿需要的东西。这一天，日军在东新庄共杀害无辜群众53人。

事后人们才知道，在农历九月十二日夜里，区长徐志带着通讯员鞠小丰在东新庄张敬斋家正召集各村抗日干部开会，被村里的3个坏蛋知道了，他们就向据点的日军告了密。日军小队队长常昭便带着日伪军连夜包围了这个村子。惨案发生后没几天，3个告密的坏蛋被抗日政府逮住处决了。

（摘自《河北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丰润马家峪惨案

李永春整理

1942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二十日），丰润县的日本驻军和特务200多人，在大官屯杀害了23名老人以后，离大官屯10里的马家峪村的青壮年绝大多数都逃到深山里躲避了。一些老头和妇女仍留在村里。

20日起大早，日伪军就包围了马家峪。他们把全村50多名老头和200多名妇女围到庄中心五道庙子前，让老头跪在北边，妇女跪在南边，在两堆人的中间，点起了一堆大火。

开始，先由日本队长佐佐木哪噜了几句，翻译官说：“这里是‘匪窝’，隐藏着八路的伤病员和物资，今天交出来没事，如